



编者按

“西风梨枣山园，儿童偷把长竿。莫遣旁人惊去，老夫静处闲看。”这是辛弃疾的词，读来颇为有趣。秋天是果实成熟的季节，漫山遍野野果飘香，农家小院枣子熟透。七月杨桃八月炸，九月板栗笑哈哈。眼前这种丰收的景象，让人满心喜悦。

架上累累悬秋果

程长明

打枣记

礼拜天回老家看父亲，看到院子里那棵枣树上依然是密密匝匝的枣子，大部分都红了，点缀在绿油油的叶子里，像一个个小小的红灯笼，很是好看。我想，如果有画家以此来创作油画，除了满满的乡村味道，视觉一定能让人感受到枣子的清脆、淡淡的酸和腻人的甜。

因为，我家这棵枣树是老品种，枣的味道我知道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枣子都熟透了，就会东一个西一个往下掉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地上就红霞霞的一层，当然大部分依然会在树上随风起舞。我跳起来随手摘一个，牙齿一用力，酸酸甜甜的味道立马在口腔弥漫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

俗话说：“七月半，枣子红个屁股蛋。”到了这个时间，枣子已经成熟，是可以吃的了，现在白露都过了，枣子自然就更甜。看满树的枣没人采摘，我决定约几个同事来老家打枣子。他们都知道我老家有枣树，接到电话开心得不得了，说约几个人马上出发。人到了，我却傻眼了，就几个女同志，还有一个同事的孩子。孩子说没见过打枣子，要和妈妈一起来看看。她们手无缚鸡之力，让她们打枣显然是不可能了，我只好亲自出马。

找了根长竹竿就上阵了，一竿子下去，枣子哗啦啦掉一地。小孩子正在捡地上的枣子，就有枣子掉在她头上、背上，打的声音砰砰响，她便尖叫起来，引发一片笑声。

过去，我们家房前屋后和菜园边有十多棵枣树，还不等枣子成熟，来来往往的人就会顺手摘枣子吃，等枣子真的成熟，人能够着的地方已没有枣子可摘了。要想吃，只能上树和用棍子打。

农历七月十五以后，妈妈会提前让我们做好打枣的准备，等遇到好天气，就让我们兄弟几个早早起床，大家爬的爬树，用的用竹竿，站在树上用力摇一摇，枣子就哗啦啦掉一地，摇不下来的，再用竹竿打，用棍子敲，这是个力气活，枣子打完，人也累得不行了。这个时候，妈妈已拿了好几床棉被铺在晒席上。你们肯定会问，打枣子为什么还晒被子啊？其实，这就是农村生活的技巧。把红枣选出来后，把青枣放到被子上晒，就这样上晒下捂，青枣一天就变得红彤彤了，就等第二天煮了。

一大早，母亲会把锅里的水添满，待水烧开后，就把枣子倒进锅里煮。这个特别需要

经验，特别要把握火候，因为枣子不能煮得太狠，太狠就烂了，太轻，枣子又没熟，晾晒出来不够柔软，甜度也达不到。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，对晒出来的枣干品相起决定性作用，那就是在起锅烧水时，要采些新鲜的芝麻叶放在锅里，因为芝麻叶富含油脂，等枣子出锅，每个枣子不仅红彤彤的，还油亮油亮的，色泽特别鲜艳。

晒干的枣子呈深红色，全身都是皱皱的，能放很长时间。吃起来软软的、糯糯的，特别香甜。

想到过去母亲晒的枣子，我手中的竹竿挥舞得更有力了，不一会儿，地上已是青红的一片。看到小孩兴奋的样子，我就告诉她：我们小时候打完枣，每个人都会挑出自己认为最大的一个，用细竹签给它装上短短的四条腿和小尾巴，就像是一头肥猪，看谁的枣大、猪肥。

我们童年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无忧无虑，可现在的孩子，连枣子怎么来的都不知道，她们只知道有果子吃，但过程一点都不知晓。想吃果子，市场很丰富，吃什么就去买什么。可方便是方便了，但童趣没有了，也体会不到浓浓的乡情。

困难时期的农村，家里来客人了，能端出点花生，有点核桃吃，有点枣干吃，那家里的主妇肯定是嘹亮人，会勤俭持家。因为只有房前屋后的种上果树，才会有果子吃。母亲就是这样，特别爱种果树，有柿子树、枣子树、桔子树、杏子树、葡萄树等等，枣子树特别多，所以每年枣子收的也多。到了晒枣子的时候，其实特别辛苦，因为才煮过的枣子经不起折腾，要平平整整铺在晒席上，白天要晒，晚上要遮盖，防止夜里下雨，有露水。如果天气好，几个太阳就能把枣子晒干，遇上连阴雨，枣子就会发霉。所以，过去能有点干果吃挺不容易。

我家晒的枣子，母亲除了给每个孩子带点，很大一部分都是送人，来的亲戚朋友走时带一点，乡里乡亲的来串门，走时抓一把，一个个都很开心。母亲待人热情、善良，我们从小就从她身上学会这些美德，也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。这也是我们现在每次回家，左邻右舍都会给我们送些瓜果蔬菜的缘故。

随着竹竿频繁舞动，我打枣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，有些力不从心，好在能够着的地方已经打完了，长在高处的没办法打下来，那就留一些吧，鸟也爱吃呢！

(作者地址：房县人社局)

八月底了，母亲开始忙着收拾行李，准备回鄂东北老家打板栗。趁周末空闲，我送她去客运站，在出发前的大巴上，母亲和车上那些并不认识的老乡们闲聊着，聊到了老家近况，聊到了秋收，也聊到了老家今年板栗的行情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老家种满板栗树的山岗上……在我的记忆里，很小的时候，老家山岗并没有板栗树，多半种花生。后来，乡亲们在山地里种上了板栗树。过了几年，居然有了收成，乡亲们尝到了甜头，古铜色的脸笑开了。

到我十几岁的时候，老家山岗上的板栗树开始多了起来，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了种板栗树的行列。五六月份是板栗树的花期，毛茸茸的板栗花迎着春夏之交的暖风在枝叶间摇曳，还散发着植物的香气。作为小孩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板栗花香，我们憧憬的是九月的山岗。

经历了炎夏，终于熬到了九月，去村里小学上学要经



过一个山岗，而这个山岗上正有我们想要的东西——板栗。不过九月伊始，板栗并未完全成熟，要想采摘食用，还需时日，大人经常千叮咛万嘱咐的，叫我们不要贸然采摘，馋嘴偷食，尤其是邻居家的板栗更不能碰，要绕树而行，尽量远离。

面对大人的苦口婆心和威逼利诱，我们自然是严肃承诺，绝不食言。然而，每当上学路上看到树上栗苞在初秋的风中朝我们点头的时候，我们的承诺就被秋风吹走了，那沉甸甸的果实分明在告诉我们，栗壳里正藏着甘甜的栗子，等待着这群馋猫去品尝。

板栗虽甜，要想吃到嘴里可不容易，一是这段山岗上的板栗树过于靠近村庄，附近还有人家，若是被发现偷采板栗，定是没好果子吃，二是栗树很高，附近找不到竹竿，采摘困难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肚子上的馋虫还是帮我们找到了办法。大家协同合作，一人负责拿着摊开的书本假装朗读，眼睛却时刻紧盯附近小院的动静，以提高嗓音为信号，嗓音高亢则表示有人出现，应尽快撤离，嗓音平缓，则表示一切正常，可按计划行事。

虽然找不到竹竿，却也不能采用摇树的方法，那样动静太大，易出事端，另外栗树枝干粗大，未必摇得动。爬树也是不好使的，就算好不容易爬了上去，浑身长刺的栗苞也不好抓取。好在山岗上有的是石头，一石在手，采摘无忧，首先推举一名手法精准者，绕树三匝，踩点观察，看哪根树枝上的栗苞大，位置好，无遮挡，容易得手，然后拿起石头瞄准，再三酝酿后，用力掷去。村里的孩子，从小玩掷石头的游戏，往往十击九中，在石头的撞击下，栗苞打在栗叶上发出簌簌的声响，坠落树下。

这时，马上有人过去将栗苞挪到一边负责切开，捡起一块石头轻砸几下，待发现栗苞轻微裂开即停手，然后用两根小棍子撬出栗壳里面的果实，果然如大人所说，此时的栗子外皮泛白，还没有完全变成棕褐色，但撕开外皮，里面的果实清香扑鼻，放进嘴里咬上一口，响声清脆，甜浆四溢，比成熟后的栗子更有味道。

按照这套办法没多久我们便收获满满，一堆栗苞很快变成了空壳的刺球，大家拿着清甜可口的板栗你一颗我一颗满足地吃起来，笑声飘荡在空旷的山岗上。

(作者地址：十堰市二中)

